

# 梅貽琦傳稿

(一)

(本文插圖刊第3頁)

●趙廣颺(前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教授)

## 梅氏祖籍兩種說法

梅貽琦先生字月涵，民國前二十三年（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公元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陰曆十一月初八）誕生於天津市鼓樓西板橋胡同。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病逝臺北，享年七十四歲。

他的祖籍有兩個說法：梅先生自己說的來歷，是根據幼年會見過的「梅氏家乘」，天津梅家的祖先，是明朝初年一位將軍叫梅股的，「原籍江蘇武進。」那本家譜經過庚子之亂遺失了。再早的遠祖是誰？直接的史料不見了，其幼弟貽寶先生詳查明史，始知梅股是元末明初汝南侯梅思祖的姪子。「梅思祖傳」却說他是夏邑（河南開封）人。再早的資料無從查考。

梅思祖在元朝末年的羣雄混戰時期，舉棋不定，最後追隨明太祖打天下，屢建軍功，封汝南侯，以「善輯撫遠人」著名，多年出入甘肅至雲南的邊疆。洪武十五（一三八二）年卒，賜葬鍾山之陰。「子義遠東指揮使。」但另一紀錄說，他死後八年（洪武廿三，一三九〇年），因為

「牽涉胡維庸黨被迫坐，滅其家。」大概梅股不是梅思祖的直系親屬，或另有因緣，沒受滅家的影響。至於夏邑與武進何者為其祖籍，還無從考證。

據明史開國列傳載：梅股字伯股，明太祖第二女於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下嫁他。寧國公主傳：「孝慈皇后生……下嫁梅股，汝南侯思祖從子也。天性恭謹，有謀略，便弓馬。太祖十六女諸駙馬中尤愛股。時李文忠以上公典國學，而股視山東學政，賜敕褒美，謂股精通經史，堪為儒宗，當世皆榮之。」在明史「公主」傳中，列傳第一為臨安公主，寧國公主列第二。

梅股才兼文武，明太祖特別賞識和倚重他。因為太子標天殤，太祖立皇太孫允熒為嗣，深恐封王在外的諸皇子不服，其中尤以駐兵北方的燕王棧為最。明史所記較簡略，只說梅股「嘗受命輔皇太孫。」明史記事本末說的較詳：「太祖特眷注之（指股），臨崩，惠帝與股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謂股曰：『汝老誠忠信，可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者，為朕伐之。』言訖崩。」等到燕王

起兵南下，帝命股作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號令嚴明。可惜燕兵勢大，逐步推進，後來竟自派人向梅股商量「假道」，說去南京「進香」，股答：「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王大怒，回信說：「今與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股割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為殿下言君臣大義。」燕王頗感洩氣。可見梅駙馬正氣凜然，氣壯山河，不負太祖委託。至於結局如何，和怎樣到天津落戶，也值得敘述。

燕王既不能長驅直入的渡天河（指長江），逕取金陵，只可繞道泗水取天長，下揚州，攻入京都，惠帝下落不明。燕王登基，梅股還擁兵淮上，朝中大臣有茅大方、方孝孺等，認為燕王篡奪他姪兒的天下，正言抗斥，刻嫉寡情的燕王那裏容得，以致造成「壬午殉難」慘劇。那時公主尚在京未隨軍至淮上，被逼着寫血書將梅股騙回京都，條件是保駙馬安全。梅股看大勢已去，不得已只好歸降。到京中入見，燕王還下位接待，說「駙馬辛苦。」梅股答：「可惜勞而無功。」燕王默然，當然不快。此後燕王遷都北京，就有朝臣密報駙馬過失的，燕王還故意表示優容，不

過逐漸減少駙馬的侍從，調離他的心腹。有一天他四鼓上朝，過竹橋，被二軍官推擠橋下，僞稱駙馬自己投水淹死。經人檢舉凶手，成祖親自追究，凶手在朝供稱「奉上命」，帝當廷擊殺之。因爲公主哭鬧不休，成祖才下令賜祭營葬，諡榮寶，封駙馬二子任軍職，帶回北京，似優遇也可能監守防謀叛。嗣後又晉封其胞妹爲寧國長公主。

(註一)

### 兄弟五人兩大校長

至於梅家何以落籍天津，梅氏昆仲文字及史乘均未詳敘。查梅駙馬二子皆封軍職，有俸無權，諒必限住北京或附近地區。其長子順昌封「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次公子景福任「旗守衛指揮使」。按：「衛」自古即屬軍區之名稱，至今故都尚有「旗守衛」胡同名，抗戰前聞梅校長常去該處，謂是他的「大堂哥梅東華所居老宅第。」筆者推測，駙馬二子之一，留住京畿，而另一人依軍籍之便而居住天津（天津亦稱「衛」）。梅夫人韓女士回憶云：「據家譜上說，是明成祖時代由江蘇北遷，來負責駐防天津衛的。」此說不詳，或者亦可供參考。

梅先生的先人，據他自敘，因自幼入學須默寫三代，故僅知曾祖父汝鈺公，祖父茂先公，皆會中舉貢；祖父曾任清豐縣教官（訓導）卒於任所；先君諱臣，字伯忱，中秀才後兩次鄉試不第，改業鹽務。梅夫人說：庚子之亂全家避禍保定，歸後家產蕩然，又失業。母張氏，未讀書，先人在津開設文生堂藥店。梅駙馬後裔在天津戶數

不多，率皆中產以下者，多任教或業鹽務。梅先生弟兄姊妹各五人，先生居長。離家道中落，但父母皆使子女受良好教育，最幼者亦畢業師範與南開大學。

五昆仲依次名貽琦、貽瑞、貽琳、貽璠、貽寶。貽瑞因長兄出國留學，中學畢業即被迫作教員養家（後畢業南開大學）。貽琳先生習醫頗有成就，曾任軍醫署長，民國四十四年病逝美國。貽寶先生獲哲學博士，歷任燕京大學教務長及校長，美國愛渥華IOWA大學東亞文化中心主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東海大學客座教授，現偕夫人與其公子祖麟同住紐約州。

梅之夫人韓詠華女士，系出天津望族，自幼全家借居嚴修府宅，亦在嚴氏家塾讀書。她回憶，梅先生出國之前，家中曾代訂婚，回國後因須獨力負擔家計，拒婚而退約。其時韓女士已自嚴氏家塾增辦之幼稚師範畢業，任女青年會幹事，梅氏在男青年會任幹事（總幹事皆美國人），得以相識。民國七年經媒介紹，翌年在北京結婚。初在北京城內租屋居住，後遷清華園。四十年所守，甘苦與共，計生四女一男：長女祖彬，西南聯大畢業，適華僑毛文德君，現居美國；次女祖形，聯大學生，適英人 Endie，現居倫敦；三女祖杉，亦畢業聯大，適同學鍾安民君，居美；公子祖彥，肄業聯大時響應當局號召從軍任譯員，嗣留美獲博士學位，在美服務。民國四十三年春，意外回故鄉，現任教大陸清華；幼女祖芬，民三十七年由燕京考轉清華，現仍居故鄉。先是梅夫人於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廿八日，携

長女及二外孫，搭親戚便機離平赴穗轉香港；民國四十年一月護送兩外孫（祖彬已先走）至洛杉磯。梅先生於三十八年由歐至美，住紐約，梅夫人抵美後團聚紐約。因梅先生自定清華基金保管人之薪金甚低（與在中國學人每月研究費三百元一致），生活甚爲艱苦，於祖彥離美及梅先生回臺後，梅夫人經常以作零工或照顧盲童，獨力維生。民國五十年梅先生病重，始飛臺侍疾；嗣於夫君喪葬後，再赴美依二女。民國六十六年因美國居大不易，回故鄉依子女。現年九十五，仍健在。

### 綜合溝通中儒西哲

梅家先人多有功名，梅先生自幼受庭訓即熟讀經史，且善背誦。任數理教師授課時，及後來主持行政，文牘中皆常引用經典。自一九一一年即在清華授歷史之美籍教師麻倫教授 (Mallone)，寄紀念函與筆者，即盛讚爲「記憶極佳之中國儒士……（梅先生）曾告清華之美籍眾位教員，如果那一位對中國古經傳引用不全，或忘記原文時，余可續誦任何章節文字。」（註二）筆者一九三四年畢業留校任職員，文書科主任及秘書處秘書常捧讀梅氏所批改文稿，不禁讚爲「古色古香」。臺灣教育部同仁亦有人稱譽其文筆老到者。尤以近來覺得梅氏於抗戰期間發表之學術論文「大學一解」（載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號上冊，民國三十年四月出版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將近代西洋哲學教育要旨與我國儒家理想，作綜合溝通之體認，

指出「明德、新民」與 Academic Freedom，同由治學而達做人之真義。具見其理工學術修養之外，對中國儒學之中心思想亦有深湛之理念。筆者服務於教育部有年，亦得識部長數位，文理兼通，中西學問同其淵博而能切實發揮於事功者，似鮮其匹。茲簡述其學歷如下：

梅先生幼年以家道中落，初僅在家自修。其夫人謂其「在小學，學績常居第一」，中文基礎良好，殆理有固然。嗣遇天津巨紳嚴修（範孫，清末翰林，曾典貴州學政），為族中子弟衆多，成立中學程度之家塾，聘張伯苓先生任新學（英文數理）教師，梅氏緣世交而入學。家塾原名敬業中學，後來因學童日多而擴充，遷至南開（地名）建校，乃改敬業中學為南開中學，張伯苓氏迄任校長。梅先生自一九〇四年入學，至一九〇八年以首屆第一名畢業，得保送公立之保定高等學堂。

一九〇八年清廷與美國政府簽約，將尚未付出之庚子賠款餘額，撥作中國學生留美之用，翌年清廷成立「游美學務處」，於長設準備留學之教育機構之前，先招考第一批留美公費生。一九〇九年夏，各省區（輸將庚子賠款者）保送之學生（亦有少數自由報名者），共約一千餘人，羣集北京參加考試，梅先生亦與焉。據其同屆學友李鳴蘇及張福良先生回憶稱，考試分為兩場，第一場考國文、英文、歷史地理；第二場考各種科學（須經第一場及格者方能參加）。英文及有關西洋學科之科目，皆由美國公使館命題，國文與中國史地則由我國學部命題。此批錄取者共四十

七人，程義法列榜首，梅先生名列第六。其全部名錄如下：王士杰、王仁輔、王長平、王健、王璉、方仁裕、朱復、朱維傑、何杰、李進隆、李鳴蘇、吳玉麟、吳清度、邢契華、金邦正、金濤、邱培涵、秉志、胡剛復、范永增、徐承宗、徐佩瓊、高綸瑾、唐悅良、袁鍾銓、張廷金、張福良、張準（子高）、梅貽琦、陳兆貞、陳煥、陳慶堯、陳寶淦、程義法、程義藻、曾昭權、楊永言、裘昌運、賀懋慶、盧景年、戴修駒、戴濟、謝兆基、魏文彬、鄭煦堃、嚴家騶、羅惠橋（姓氏筆畫序）。是年十月由學務處會辦唐開生率領，自上海搭乘「中國號」郵輪赴美。十一月抵達舊金山。其時美國各大學均已開課兩個月，諸生被安置於各大學附近之預備學校。據張福良先生回憶，伊與梅氏同學十人，分配於麻州有名之葛柔屯學院 Groton School，但往葛鎮報到時發現，華盛頓的中國公使館教育組人員弄錯，改洽很不出名而且接近停辦之勞命思中學 Lawrence Academy（亦在葛柔屯鎮），那時該校學生尚不滿百人。所幸為期不久，一九一〇年各入原治定的高級院校。

### 八十年前留美才俊

梅氏入的吳士脫工科大學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之電機工程學系。據遲一屆一九一〇年清華公費生楊錫仁先生 S. Z. Yang（一八九三——一九七四）紀念文回憶，伊與梅氏同學同系同班同組，又同住好幾年，直至畢業。他描敘梅氏在大學時的表現，可分為下列幾個

要點：(1) 異常用功；(2) 暇時常背誦深思林肯之著名講演 Gettysburg Address 詞；(3) 得到吳士脫大學校長 Ira Hollis 與主科教授的特別關照；(4) 參加該校「世界會」組織，先後任秘書、會計與會長；(5) 於同學中人緣甚佳，眾人習於暱稱之為 Mike；(6) 性極溫良，從無怨怒；(7) 寡言慎言，永遠輕言細語；(8) 篤信基督教，每週與張彭春氏赴教堂（一九一三年梅、楊與張三人加入麻省青年會）；(9) 學業成績優良。

另據吳士脫大學紀錄，梅氏在校成績四年一貫優異，曾被選入 Sigma Xi 榮譽學會。又：梅氏在美期間，曾擔任「留美學生會」書記，「留美學生月報」經理。可見他不只在校為優等學生，在留學團體中也是活躍的人物。

一九二一年，他在清華任教滿六年，那時清華為美籍教師訂定六年一休假進修，以後每七年亦可休假的制度，他援例休假，並由清華資助再度赴美深造，入芝加哥大學研究物理一年，其間曾一度擔任紐約大學講師。一九二二年休假期滿回國，順道遍遊歐洲大陸各國，參觀考察有關教育與學術研究機構，觀感甚豐，思想識見不凡，蓋其來有自。

祇因學校休假僅有一年，未遑申讀學位，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吳士脫大學校慶大會，選定梅氏為傑出畢業校友，贈送工科博士學位，邀請前往美國參加接受典禮，其時正值中日戰爭劇烈期間，梅氏承當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大學創建未久，校務叢脞，竟未能赴美。此項亦屬梅先生學歷之一。（事後領收學位證件）

## 科學為教授的首領

一九一四年在吳士脫大學畢業後，照他的成績，可以繼續入研究院進修，但是家中經濟困難，庚子亂後父親一直失業，而人口衆多（弟兄姊妹各五人），在他出國期間，全靠他二弟貽瑞，以高中畢業就職學去教（初級）中學，月薪四十餘元，家中生活窘困，梅氏經常在美掙節生活費，零星以小額支票寄回貼補家用，畢業之前就決心回國作事，負擔家計。

一九一五年春季，與出國考察的嚴範孫同船回國，家人和天津許多名人都到大沽去迎接。他開始作事，是在天津（男）青年會任幹事兼學生部書記，九月纔應聘到清華任教員。初期教數學和英文，後來升講師教授，專教物理。

據浦薛鳳先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二二級畢業，法學博士，任政治系主任多年，從政後任行政院副秘書長，臺灣省政府秘書長，政治大學教務長，教育部政務次長）悼念文中述：「梅師曾授余數學一課，講話慢，解釋非常明白，指導練習認真，而態度和藹。」又清華一九二二級畢業校友吳澤霖先生（一八九八年生，歐海歐博士，曾任大夏大學文學院長，清華大學教務長）回憶：「……他一週要上三門枯燥乏味又難以用一般詞彙講述清楚的數理課程，還要批閱成堆的學生作業，其繁忙緊張，凡我初試教學的人，都能深切體會的。……在清華教學的頭幾年裏，他住在工字廳的一間側室裏，每當深夜萬籟俱靜，人們總能從窗簾透出的燈光中，看到他專心致志、埋頭備課的身影。」

另據清華檔案中所載「梅貽琦先生與清華大學」一文內所述：

「由教員而講師而教授。因他學識廣博，曾被公認（筆者按：多數科學教師為美籍）為『科學各教授的首領』。除數理正課外，還主講過測量，工程事業（土木、機械、閉鎖、電機），運輸等副課。此外還講過『洋灰製造法』、『鑛地設備』、『電子學原理』及『X光射線』、『愛因斯坦學說』等專題。在此期間，他還表現出對教育事業廣泛的熱情和志趣：一九一六年春，就與其他教師共同主持高中二年級的教育問題辯論會，辯題是『對於現在之中國，雅典（普通）教育方針較斯巴達（人材）教育方針為合宜』。另外他當選為成府貧民小學董事。

「此後一直到當選清華教務長止，先後擔任過『唯真學會』顧問，清華童子軍團長、軍長、總司令以及全國童子軍理事長，教員學術研究會書記，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高等科英文、文學辯論會委員、西文課程編訂委員會委員、科學社顧問及名譽社長、大一課程工業部主席、改草校務調查委員會委員、基金調查委員會委員、學程委員會委員、建校十二周年紀念委員會委員、華員大學會書記及交際組主任、『周刊』特載總編輯、德育委員會委員、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新校委會教員代表、大學教育方針委員會委員、學校改組委員會委員等。」在校外，曾與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曹雲祥等一起組織「中國科學教育促進研究會」。

## 清華舊侶永懷恩師

吳澤霖先生回憶錄又云：「儘管他工作如此繁忙，仍擠出時間和精力，認真從事他認為有利於教育青年的活動，下列略舉幾件：

（1）為促進學生有組織有領導的課外活動，他與年輕教師王文顯、林語堂、巢昆霖等發起童子軍組織，與學生共同操練，不時舉辦遠足和宿營。我就是他那個中隊的隊員。對他始終認真負責的精神，至今深深紀念。

（2）參加清華基督教青年會：他為宣揚教義和幫助學生提高英文閱讀能力，組織許多課外的查經班，外國教師和他都擔任指導，我和潘光旦（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曾任中央政校教務長，東吳、光華、暨南大學教授，清華社會系教授兼教務長）都參加過他的班。學生自願參加，每周一二次聚讀。那時聖經是古英文譯的，梅先生未修英國文學，我們閱讀時尚能順利理解，顯然是他事先費時準備的結果。

（3）清華初期規定，學生每晚七至九時，須在自修室自習，校方派教師巡迴督導，並解答學生的疑難問題。此乃一般教師不願負擔的額外工作，而他年復一年地於輪值的夜晚，踏遍所有自修室的走廊，耐心的輔導學生，為其他教師節省了大量的備課時間，學生受益極多。

（4）從周貽春校長提倡學生普及運動，馬約翰先生（一八八二——一九六六，為體育界南北二老之一）到校後推行更積極，只要晴天，每到下午四時各種場所甚至小賣商店，全部關閉，學

生必須到體育場活動一小時，許多教師自動參加領導，梅先生也是其中之表率，至少在籃球場上異常活躍，常常與致勃勃地和學生一起練習和比賽。

〔5〕清華在改正式大學以前，是留美預備學校，最高的程度相當於大學二年級。學校不分院系，只在必修科之外，開設供學生按自己興趣選修的文、法和理、工方面的課。因此學生常按自己的專業興趣，聯合同好者組織各種社團，進行有助專業學習之課外活動。『科學社』成立於一九一三年，在和他教化學的楊光弼（生於一八八九，一九一一年畢業）和教生物的虞振鏞（一九一一年級）到校後，社務大振，梅師為顧問之一，除指導社員課外研習，並不時聘校外科學家來講演，促使理工教學大進，清華歷屆學生中多於自然科學有優異成就，至今清華理工科老教授仍多國際知名之士（大陸原子能委員會委員七人中，清華畢業生且任教者居其五），都受當時『科學社』的影響。

〔6〕以上所述，原只教學課外的零星活動，但正因是課外的，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一般教師無興趣，不插手，梅先生却主動地樂於參加，且參加時態度嚴肅，認真負責到底。彼時他教學尚未熟練，每需大量時間精力準備正課，在此情形下竟熱心課外指導，更感到他對學生愛護和對教育事業之忠心，非比尋常。」

下面也是親受梅氏教導的成熟學生，對當年受教感覺不同的撮述：

〔1〕關頌韜先生（一九一八年畢業，一九九六

生，國際知名的腦科權威）一九六五年述：『我在清華讀書成績不壞，總分老在八十分以上；惟獨數學與我無緣，不論如何努力，數學總看不透，解不通，若非梅先生循循善導於教室，又費心指點於課外，不用說學醫不成，怕連『洋』都出不去，『學』可能就『流』了。』

〔2〕資深大使段茂瀾先生（一九九〇——一九八五，一九二一年畢業）一九六五年悼詞述：『民國七年，余考入清華高等科，梅先生授余大代數，余素多問難，先生每次必細心解答，不厭其詳。』

〔3〕會計專家姚崧齡先生（一九二二年畢業，一九〇〇——一九八四年）一九六五年悼梅師詩後附記：『民國四年秋，中等科二年級甲班英文作文課教師鄭煦望先生，學期中途改就英文京報主筆，課請梅先生暫代，余承先生之教始此。憶先生第一次出題為『My Daily Life』，第二次為『The Football Game』。先生評閱後發還學生課卷時，輒依次呼名侍立講席之側，分別講解改正之字句及文法，態度和易誠懇，學子心領神會，得益匪淺。』

〔又民國十一年春，先生及余代表教職員與學生任清華售品所之監察人，司事之一挪用公款，向先生自首，遂由監察人查帳。先生謂余曰：『我國公私團體及大小企業，帳目多欠清楚，雖緣人事，實缺良好制度，君將來揭於此深加研究？』余後任南開大學及上海商學院會計學教授，又從業中國銀行廿餘年，會計為主要職掌，胥受當年先生之啓示。』

### 成功之道教學精神

〔4〕梅貽寶先生紀念乃兄文中，提及當年在校向先生學物理，某次參加學校國語演說比賽，題目似與歐洲一次大戰有關，乃兄竟根據講題提示甚多，頓開茅塞，回去充分準備後，結果竟獲第一。可見其學識淵博。

〔5〕施嘉煬先生（一九二三級畢業，一九〇二年生，清華工學院前院長）回憶：『一九一五年考入清華，在高等科二年級學習時，梅先生是我的物理老師，他對學生的學習非常關心，經常在實驗室裏指導學生作實驗，並且總以誨人不倦的態度為學生解釋課本上和實驗中的疑難問題。』在留美學生監督任內，也經常到各地了解學生學習情況，就地解決他們在專業選擇上及學習上各種困難。

〔6〕中央研究院院士任之恭先生（一九二六年畢業，一九〇六年生，曾任清華物理與電機系合聘教授，在昆明負責清華無線電研究所八年，戰後被薦由教育部派遣至美考察實習，嗣任教霍布金大學）追憶數十年前受教梅先生的事：『我在高等科二年級時，跟他學物理，當時在科學館受課及實驗情況，都還記得。有一點印象特別深刻，就是他採用極審慎的詞句，解釋『能』的意義。詞句記得不詳細，而他講解的方法與其求真精神，對青年心理，確有深遠的影響。此外還記得一次考試中，某同學將我的答案全部照抄，我當時很怕結果要兩敗俱傷，不料評分之後，我僥倖得『上』，那同學得『下』，可見梅先生對同學的

實際學習情形，是很了解的。……以後我到美國求學，先學電工，以後逐漸轉入物理。我會參考一九二二級薩本棟同學（一九〇二——一九四九）曾任清華教授，廈門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院士）的經歷，也是梅先生物理班的學生，又先學電工後學物理，與梅先生相仿。我想這都受梅先生的薰陶，在不知不覺中，受極大的影響。

〔7〕筆者自一九五四年春，自動協助浦薛鳳先生（時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照料梅氏回國開國民大會時之瑣事，於他回美後搜集臺灣出版書刊陸續寄美；一九五五年夏，奉命籌辦清華學報在臺復刊（一九五六年六月出刊）；復於一九五五年冬季起（他十一月自美回臺），協助新竹復校工作，至一九六二年止，先後八載，確知梅先生多方籌畫與各方面應付，且國內外奔波，食少事繁；事功雖偉，而身心交瘁，筆者每日面對此蒼老之健康，時懷愛懼。不意一九五七年起，梅先生發現第二屆原子科學研究所之研究生，英語程度稍差，於百忙中每週親往新竹，為研究生補授英語，有人認為在臺北新竹請專人任教，並非難事；但梅先生考慮至再，以為所授之英語，乃專為科學研究、實驗、撰寫報告，參加 Seminar 之需，一時物色適宜人選（成熟而肯針對研究生需要施以訓練者）不易，仍抽暇繼續相當時日。其愛護學生之苦心及熱忱若此！綜其一生，此乃四十餘年教學生涯中最後之一段，仍貫徹其教育責任心之赤誠，當屬士林之佳話。

筆者從事舌耕四十餘載，又從縣政府教育科長、教部和省教育廳作行政，深知教師之最重要

條件為誠懇負責，其次為教學方法，學識紮實而對學生真愛，則師生皆獲學習樂趣，學生斯能終生感佩。以上所引數位成熟學者之衷心報導，具見梅先生成功之基本在教學精神。

註一：梅氏家世資料，多採梅貽寶先生「八十自述」為行文之便，未錄全文，次序亦有更改。

註二：麻倫教授原函如左：

*It was with great sadness that we learned of the death of our good friend Dr. Yi-chi Mei, whom we had known since our early years at Tsing Hua College. He was one who made us Americans, foreigners in a strange land, realize that he had friends and were welcome. He was kindly, hospitable with an attractive personality*

*and a happy sense of humor.*

*Dr. Mei Yi-chi was also a fine scholar with a good memory, he had been well trained as a Chinese scholar in the old classical style of memorizing. He once told us that if we would repeat any line from the old Chinese classics, he could go on repeating the passage from where we left out.*

*Dr. Mei was a good educator, a distinguished administrator with sincere religious convictions, and a deep devotion to the country. He was a loyal friend. Would that we had more like him! We miss him.*

*Carroll B. Malone March 1, 1965*

#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玖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幸、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玖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